

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傳

邱平叔傳

邱允琦字平叔與顏統士鳳同里王父廣文君以明春秋貢禮部凡鄉之春秋得舉者皆習廣文君說平叔世其業獨不遇負性耿直意所不可鬚髯戟張遇事慷慨無避忌以是士鳳少長交於平叔雅相得崇禎癸未士鳳卒乙酉七月顏氏家難作持杖斧呼殺人以人士鳳長子鼎受從嗣祖太學出走羣兇將及平叔開門迎之曰無害吾能率

鄰里以過羣兇逡巡散去越三日連雨使人乘夜往顏氏故居收得遺貲若干資太學祖孫避禍崇德崇德人鼓之訟大起予問過平叔語之曰戎馬之後睚眦相賊殺平日衣冠之族胥豺虎噬也故人骨肉苟無恙家奚卹君仗義盍平厥難乎平叔奮發曰顏氏老弱所不死者間豈小忿當念懿親乎予曰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君童而肆之者平叔俛首良久曰顧懲忿實難耳丁亥冬盜劫其室執平叔擊幾斃加以烈火膚無完者盜去漸蘇太學聞急命醫致藥物創尋愈然精力以盡遇熱奇痛發無何沒年四十有一友生急難至隕其生悲夫

倪寄生傳

倪露字寄生湖州人其先倪思宋寧宗時仕至尙書以直節稱寄生爲人峭直於物無所好好讀書游佳山水年三十歷試奇聞神僊之事遂學神僊幾至死見僧智河則學浮屠蔬食苦坐參究無生亦幾死自以爲有所得已乃學道於浮屠之習未能去然稍別矣每出以書自隨繙閱往復祁寒盛暑不輟當意歌舞或永夜獨嘯不知其他有期登山者疾必往往必窮其幽不避豺虎三遇虎不食興至獨往嘗數日不返家之人大惑以爲不得返也已而返則自喜以是吳興山水無目不及者嘗渡錢塘觀五洩歷天

台雁蕩間兩游南海觀日月出入與閩人劉某約將市使
舟往海外諸國會劉死不果當是時幾死者亦數得生游
益奇危崖峭壁人跡罕至莫不猿猱登而飛鳥集也晚復
游閩有閩游諸記歸登江郎山坐臥其下歌白駒之章數
闕不忍去渡子陵灘雪且久強一僧登之凍風所觸僧輒
死移時而蘇寄生樂方盈沿江狂走十有餘里其嗜奇類
如此與人交多不合合者至死不異見過面折不少隱故
世俗亦畏與之交凡朋友所贈遺雖貧不爲他日計鄰里
宗族之貧於寄生者與之兄弟死者葬之其無妻則爲之
妻年五十二卒卒之日蓋無以殮也惟書數百卷及所著

游記數種而已鄰里宗族因信其貧云先是數年甚言天下當亂築室太子塢將老焉以閩游不克居甲申京師潰江南多事蓋如其言

張氏曰予初讀經鋤堂著而志之謂子孫當有存者及友寄生見其行已有文節風惟論學每異比不異而寄生死矣悲夫

陸母倪孺人傳

聖賢之道無他焉正己俟命依乎中庸而已予表妹沈適陸子講輿簡其先姑爲倪孺人孺人生於士族幼字陸及笄夫失明陸使人辭某之子失厥明不得嗣爲兄弟倪不

可陸固辭且曰夫者婦所賴以終身廢奚賴焉父母欲聽之孺人微聞其事歎曰女子許嫁纓明有所繫也復他繫不可且瞽命也婚何宜絕旁人未諒厥志勸勉之廢寢食者五日猶未之諒則求死由是無敢復言更字者明年嘉禮成婿車在前婦車在後男侍者相厥男女侍者道厥女里人來觀如堵垣入門拜於祖舅姑祖舅姑拜之拜於舅姑舅姑亦拜之當是見者無不歎息至泣下自其爲婦躬操作勤織紉閨門之內雖離如也家雖貧沒齒無怨相敬愛蓋二十年如一日云及卒屬其夫子曰始者事君謂得終君身不圖先死君資人養子幼宜再娶毋以喪制故緩

夫子重其義鰥居以老子長爲之娶婦奉烝嘗焉人謂古
有娶瞽女稱道至今者孺人之死靡他以從瞽夫其事視
昔尤難子謂若夫若婦可謂各得其道矣然特庸行之常
無如及之者罕從而震異之夫其始之字於陸也父母愛
之固將富貴之也及長而目廢旣拂其初心若遂辭而聽
不恒其德矣使陸不瞽得肆力詩書其必富貴乎從而他
字未必優於陸也世之人徒失身而貽後悔不少故曰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且婦人之道從一而已宜家人宜室家
而已今也入其門尊卑長幼胥敬愛入其室琴瑟靜好偕
老而靡咎怨于歸之吉孰大於斯雖沒世名不稱固無憾

予故樂爲之傳一勉表妹勤脩婦道以嗣徽音亦勉陸氏
子孫懋進德義毋忝厥祖云

墓誌銘

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太學厚菴先生姓何氏諱福徵字君除厚菴其號也世爲
海鹽人八世祖貴四洪武中戍貴州都勻衛以幼子託於
錢子孫貴盛遂爲海鹽錢氏曾祖諱薇給事中卹贈太常
少卿妣孫氏封孺人祖諱與映舉人妣俞氏陸氏父諱周
中書舍人贈戶部員外郎妣馮氏贈宜人萬曆丙申七月
二十七日生先生於嘉興角里里乙酉之亂遷於海鹽之

彭城里遂終焉爲人孝友敦誠行義勇敢初予未知先生
交先生兒子汝霖因延課子時先生年六十五鬚髮皓白
衣冠偉然子甫十齡教之嚴而有方始至問教術對以先
儒云子弟輕儻教以經學念書不令作文字旁人以爲非
先生不顧也予歲館其家見其立身謙然諾由矩矱閭門
之內整整如也宗族怡怡如也於親舊時其往來箴其不
及於鄉黨卹其飢寒同其憂患與兒子居同於父子親兄
孫同於祖孫祭祀必盡誠敬備物必思所嗜忌日必哀舉
禮必恭恪服食必儉素而豐於賓客臨財不吝而物力必
惜無事矯飾而取舍必嚴述師傅之訓言及先代遺事必

垂涕御臧獲雖小失必戒而皆有恩意竊歎世無厚德老
成爲後生楷式俗流佻薄不可振底若先生者殆其人矣
予以是雅敬先生先生亦過以予爲忘年友因從所親訪
其少壯時事則事親能先意盡其歡心嘉言懿節終身不
忘與弟治極親愛疾痛疴癢有如一身撫庶妹如己女蚤
寡歸養於家及卒爲之合葬又撫其孤女遣嫁如初少負
高志博習親師參政劉公泓鄉進士方公成位銓部金公
麗兼咸器異之自授經以往敦誼至死未嘗稍衰方公蹇
士以庶妹妻其子則其一節也萬曆甲寅周公延光視兩
浙學政奇先生才拔附秀水學天啟乙丑入南雍司成羅

公喻義禮以國士當是時逆璫魏忠賢亂政毒流搢紳有
樊生者諂忠賢創建祠國學議先生風羅公緩其事生將
中公以大獄先生危言論之陰遣歸楚禍以不作未幾璫
敗所全甚多先生爲當湖姚公館甥姚公厯任法曹晉司
寇崇禎初讞獄稱平先生實左右之每有平反不以告人
人固無從知也故交李某負富室金先生與知爲之償終
不一言於李新安汪某嚮與先生兄弟通財汪死訪得其
子歸之金曰予兄弟嘗負而翁金今還若予弟亡無後予
與兄子事也其子恂怵出意外感泣而去其慷慨赴事沈
深有度類如此試累蹶不過於時年五十作知非草堂於

所居之西偏而休焉自是豪邁之氣悉斂矣甲申三月聞
變極悲憤明年遂去角里卽凡子居居之德以益進先生
體素脩瘠至是優游鄉井親賓過從論道誼砥德行膚革
充盈精力至老猶盛云癸卯七月寢疾心志炯炯疾革乃
命兄子率其子齋戒越三日入祠告終於厥祖厥考身被
冠服臥而致其誠焉旣畢以子及家政託兄子以教事託
親戚孝廉巢子鳴盛文學屠子安道及小子履祥自慰曰
沒而靈庶其在此乎又五日而沒蓋九月十八日也距生
年六十有八配姚氏司寇公士慎女十七于歸惠和有婦
德後先生三歲七月十七日生先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卒子二汝賢殤汝中聘巢氏女三長適松江國子生姚世靖次適嘉興屠子安道俱孺人出一幼未字與汝中同妾葉氏出妾二李氏葉氏先戊戌九月朔葬姚孺人於澈涖荆山之陰乙巳十二月初五日奉先生櫬合葬焉銘曰維德之厚本于孝弟維德之進勇於知非厥非有覺職是焉趨孝弟允篤乃慶之貽蒼山峩峩永瞻望兮澈水洋洋實襟期兮先生之志子孫世世其無違兮

吳子仲木墓誌銘

吳子仲木諱蕃昌八世祖胡諱忠者自天台徙澈浦易姓吳族益大遂爲海鹽吳氏大父司寇公諱中偉熹廟時逆

璫擅政致事爲完人王妣顧氏封夫人父太學諱麟趾蚤
世無子以仲木嗣妣董氏胡氏查氏仲木故忠節公仲子
忠節諱麟徵以奉常殉國難贈少司馬伯父中丞公諱麟
瑞人品政事重一時世所稱東海兩吳先生者也仲木幼
穎異能文年十六補邑諸生厯試高等不遇崇禎甲申寇
陷京師忠節公死之仲木出入江淮戎旅間迎喪以歸身
營祠葬之事旣畢遂棄諸生業矢不仕虜肆力詩文閎博
偉特方古作者撰忠節公年譜自敘其後以見志嘗師山
陰劉先生念臺癸巳以後益友先生之門人與諸昆弟講
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閩

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事嗣母查孝敬盡禮及居其喪水
漿不入口四日旣殯食粥不茹菜果寢苦居廬不脫衰經
比葬嘔血數升哀毀不忘仲木故多病至是彌困逾小祥
卒於喪次屬纊前一日猶與諸弟論學不輟遺命殮以衰
服葬考妣墓先是太學公沒序宜中丞公仲子謙牧爲後
幼故以仲木嗣謙牧因歸繼產二百三十餘畝仲木不受
遂相讓爲義田立宗祠教養族人其他忠信友睦事不具
述娶鄭氏蔣氏李氏子男二恬貽妾沈氏出恢貽妾金氏
出女二隱貽沈氏出配蔣禹錫憐貽妾倪氏出配查光嗣
以丙申正月乙巳卒距生年天啟壬戌六月十八日凡三

十有五以丙申年四月辛酉合二室葬於永安湖北雞籠山蓮花峯之側邇其先四世壟以履祥同學屬志其墓不克辭銘曰

永年非壽永道爲壽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恒志業未究哀彼期耄徒焉叢詬朝聞斯寧亦胡云疚萬古湖山式瞻厥後

吳子衷仲墓誌銘

文學吳子衷仲諱謙牧號志仁海鹽縣澈浦人故中憲大夫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公諱麟瑞之子母朱氏封安人崇禎甲申中憲仲弟太常贈兵部侍郎忠節公

麟徵殉國難中憲慟哭家國寢以成疾明年亦卒兩公
忠勤廉直顯聞朝野相繼隕喪箕裘之任蓋誠難之哀仲
甫成童克樹立弗替其家學弱冠遂棄諸生業整身勵行
期爲聖賢之徒事朱安人以孝聞教率孤姪曰夔爲龍一
出於正誼門內並敦義讓戊戌居安人喪杖不能起越二
時疾稍起手編中憲遺文若干卷困復甚扶疾治安人窺
多哀動行路哀仲體素羸至是益不自勝遂以己亥正月
初五日卒於喪次距生崇禎辛未十月朔年止二十有九
先是七載予過海上弔忠節祠因訪仲木於澱浦始與哀
仲遇未相識也予與仲木言且久哀仲拱而聽無一語從

西行三十里宿於乾初陳氏來朝予去之會稽袁仲返友人朱正思述其言是日悵惘若失云自是相往還繼以書問至卒歲月無虛焉其爲學初入於釋老旣盡去之致知存養悉遵程朱之教病世之學者好言生知安行輕自大而卒底於無忌憚因以困勉名其齋朝夕從事焉自經史百家以及律歷輿圖民俗國政凡儒者當知之事無不遜志以求尤以東京名節鄒魯德行為歸墮官海濫僻壤澈城荒寂大海環其左湖山聚其右袁仲以名臣子姪翹楚鄉邦朋游文藝之樂雖亂世猶足娛情而獨退然肥遯以行誼道德皇皇於懷豈非豪傑之志蚤自興起者乎或者

病其矜己異俗好爲名高夫以哀仲敏智出其才豈不足
壓羣衆使苟徇流俗之論同於少年微逐大命猝至宛其
以死蓋棺而後久同草木之腐何一善之足述乎予故於
哀仲視爲畏友哀其蚤世而惜其學之未至於大成也然
於二氏之說嘗已探其源流乃能脫然反正不爲濡首可
謂卓爾也已哀仲之兄孝廉晉晝及從兄壯與蕃昌蕃昌
卽仲本也文學志義俱有聞於時俱先哀仲沒其年俱不
永豈山海之秀萃於一門暨乎代謝亦遂一時幾盡乎哀
仲志篤而願宏雅不欲一節自命平生臨財廉與人厚其
爲義勇敢其交友能愛人以德其處宗族昏姻鄉黨能率

人以善諸懿行不具述所著詩文若干卷均有裨世教非
苟作者藏於家配朱氏海寧縣貢生朱朝琮女子男二晞
淵字元服配徐氏秀水縣諸生徐善女景哲字孔與配董
氏海寧縣諸生董世昌女女一適海寧許全可之子植以
丙午春仲卜兆永安湖紫不護山之陽其猶子曰夔請銘
於予因不忍辭爲之誌銘曰

千古之志一邱藏篤信好學銘以章降年弗永行則芳爰
覺後裔視周行嗣續厥德休有光

事略

同學紀略

先師門人在浙西者今日或存或亡不可盡考如錢塘沈
甸華昀原名蘭先海寧祝開美淵陳乾初確原名道永海
鹽吳仲木蕃昌行履姓氏皆人所共知其或肥遯潔身守
貞沒齒或降年弗永抱志先凋雖名姓不聞於世而實無
玷師門者得四人焉

鄭弘字休仲嘉興海鹽人端簡公會孫與弟景元字阮公
俱試諸生有聲譽性英敏善文不羈小節而篤於友愛弘
蚤從先生執弟子禮崇禎壬午乃以其弟及門受業比歸
先生爲文壽其母景元短世乙酉後絕意進取躬灌園蔬
養母屢空晏如敝衣草履不以屑意嘗徒跣行雨中人不

楊國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能識也遇親舊逐喧者亟避去數與往還二三進士而已
卒年五十六

屠安世原名申嘉興秀水人十二作螢賦父孝廉見而異
之廿一聞先生講學喜曰苟不聞道虛生何爲以厥祖侍
御英風紀異爲贊而內拜焉先生勉之曰著實思維著實
踐履把身心整頓起來臨行復命之曰子名臣之裔果有
淵源行矣努力然科名之心未忘也先生旣沒遂棄科舉
從父兄偕隱於海鹽之鄉病作不粒食者十有七年得先
生遺書力疾鈔錄反躬責己無時或怠嘗曰朝聞夕死何
敢不勉卒年四十六

錢寅字士虎嘉興桐鄉人祖嘉猷游太學事涇野呂先生
稱高弟幼孤母胡撫之自總角與履祥爲研席交及長志
尚不羣雅自期負文行嘗欲過人癸未冬孝廉祝淵被逮
北行與祥送之吳門淵致書還報先生時許都叛金華江
路梗塞次年正月都授首遂偕祥造先生受業焉先生始
固辭連日請益先生色喜稱其質近自然乃得內拜自是
造履益謹無何亂作二三年間寇盜充斥亦不廢學卒年
三十有四宗族鄉黨咸悼惜焉

邱孺人節行略

邱氏先輩廣文麟山女適同邑莊君十有九而夫死子生

一年家貧舅哀甚疾不能起而姑又父之女弟有父之親有母之尊不忍以夫故傷其身憂及舅姑且替其子也節悲哀勤紵織以事舅姑舅廢疾數年不失養具束脩之禮使子就外傳曰先業不可失也學不力行不修泣諭而大怒雖怒不加杖舅沒姑老疾奉侍湯藥不懈終其姑如事父母子既長爲儒學弟子員宗族高其行將請學使者旌禮之邱氏聞不可曰婦人常事耳何爲使人聞之今六十餘康寧勤服婦功不異少時遇子孫行語具合古訓溫辭緩色聞者油油然蓋其德性有過人也

張公焜芳字九山越會稽人崇禎間官至給事中建言被
謫癸未冬赴翰林孔目之命時薄京師河北震動士大
夫北進者紛紛而南公曰君國有急臣子之義有進無退
趨行次臨清與其監司郡牧爲城守計事未集而城陷遂
死焉天子嘉其節下詔寵錫

有罵賊不屈節烈可嘉之語

次年春予至

越爲弔其閭嗣子某奉狀以乞言予惟朝廷言事之臣不
屈於賊事在國史草茅賤士敢有述辭之請以再未有應
也而某亦以丙戌之秋死於亂今年復至越自慚久負諾
責於九原也妄爲之書而附論之曰古人有言平時無犯
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予讀九山疏草

言議侃如無所避忌而先師亦嘗稱其風采且言晚登仕階不輟學問嗚呼忠孝節義夫豈一日之事哉

先考事略

嗚呼履祥其忝所生矣先君諱明俊號九芝補本邑增廣生員孝友仁厚事上接下罔弗溫恭不幸蚤世人皆哀之祥兄弟幼孤不逮事言行不能具述間從故舊及門得其一二有曰萬厯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午再試浙闈不遇雖久病敦學不輟又曰遇親友吉凶曲意周卹不計有無教弟子家貧不登其贄又曰一日至邑見故家子逋賦被械出囊金爲之輸而釋其械又曰平生持二語自

易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臨沒以不得終事親
報舊德爲恨卽是思之概可見矣先慈沈撫祥兄弟二人
妹一人勤劬教誨婚嫁而卒自飲食寢興及行步出入及
立身爲學無不諄切教戒延師締婚必先君執友中求之
束脩諸費惟蠶績是賴紡木棉夜分不寐每泣諭曰人惟
此志孔子孟子亦只孔孟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
做到大聖大賢汝若不能讀書繼志而父九原安得瞑目
祥兄弟以是凜凜先訓不敢有忘崇禎己卯令君盧公采
鄉黨同庠公論表先慈賢節扁於門曰鄒國遺風後因顯
沛疾疾志行弗克紹於前人倘愷悌君子旁聞幽微矚其

本末或錫片言以垂不朽世世銘德家兄名履禎與祥皆

邑諸生

璋案九芝公事蹟略見舊嘉興府志本傳

又案

先生年譜九芝公卒於萬曆四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年三十七沈孺人卒於崇禎四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五

遺事

徐孔坪遺事

徐孔坪紹興人神宗皇帝朝以國子生爲遼東經歷時邊師議割寬奠款■寬奠者地小而要其於遼東猶下陽之於虞虢也議旣成■勒馬其地指顧河山已有目輕全遼之意朝廷以安邊功封蔭文武大臣邊將至侯伯孔坪感憤賦詩曰曾聞闢土始封侯割地何緣賞更優回首祖宗

爭戰地膏腴大半屬
頗聞中朝受爵者慚而惡之然
未敢顯罪也未幾大璫鎮遼者生日御史宴之出其姬以
壽大璫喜酬之千金當是時凡官遼東者莫不稽首稱賀
孔坪獨不往賦詩曰傲吏從來嬾折腰憲娃何事并封貂
只因欲覓千金價甘效章臺獻阿嬌御史不能堪以貪墨
罪之然孔坪聲稱因是益重旣失職猶畱遼東數年頗以
詩文自豪云孔坪失其名

張氏曰世言隆萬以後人才多不逮昔蓋未之信若孔坪
者予不詳其生平人亦罕稱道之獨所傳遼東二詩才識
已見使其得志謀人軍國肯以朝廷疆土媚自枉以求

利哉乃位不過經歷尋以罪去天下事可歎非朝夕之故矣

錢先生遺事

悲夫適遠者懷舊鄉老至者哀往日自古人情靡不如斯子顛躓喪亂甲乙再周齒髮變矣歌哭靡端念里中少壯交惟錢子一士尙存往歲仲春錢子過予示以先公之狀而曰嚴君棄世日月以長子得無一言乎予受而讀之曰詳哉可無述然祥之懷也亦何能已因本見聞所逮識其一二俾後之人無忘厥概云先生諱濤字飛雪與予家相距五里而近少孤奉母朱太君愛敬咸至太君厚於德居

家三黨之親靡有不篤先生善承之有餘不足悉非所計
教子姪心力兼盡一士嗜書史善文章自記誦以往先生
禮聘名師盛陳簡冊晨夜鼓勵蚤起肅衣冠問課業晚坐
書室師就寢然後寢率以爲常是以子姪弱冠輒有聲藝
林太學螺潭公先生仲父也嘗事呂涇野先生敦尙行誼
先生孤之日太學視之與子文學君同學同師友同日冠
同時婚以至飲食衣服罔弗同者及太學父子繼沒而先
生視其遺孤澹沔及孤孫寅綜家政禦外侮細巨畢舉益
勤教事使詩書之澤弗替益光一若太學公所以視先生
者里人由此多其孝義予成童與一士及无寒汾字虎寅

同學登堂拜朱太君太君語先生曰張氏子孤汝其念昔
無父之日哉故先生視祥有如子姪師他出太君入學舍
聞讀書聲則甚喜先生或在前或在後無不從者令一婢
奉果餌以隨太君徧賜諸幼撫而去子母愉愉如也太君
一女字於沈而殤女太學公女適崇德姚氏蚤卒先生教
育其幼子夏至成立又選士族嫁其孤女二人沈再娶於
陸陸無子寡居太君憐之往來比女子子先生曰寡婦之
子非有見猶弗與友況其身乎非親母親兄而亟相過畏
人之多言因辭之其後惟以使命聞遺陸以不至太君嘗
病瘧且滿三歲先生侍醫藥憂不解年未艾鬚髮盡白最

後得良醫太君起康強加昔若天所祐然予年嚮壯先生
招延使課少子禮敬與昔諸老師不異凡去復至者再而
三故其瑣悉咸得備知先生內行則以孝事太君教課子
姪爲大務尤愛賓客喜行義天啟時葛公寅亮不在官授
徒西湖上學者自遠方至先生多得內交焉後入國子學
游金陵所交南國之士益眾迨年已過中不遇一士旣以
聲聞動千里矣一時文藝知名在人耳目耆率晚生後起
非奉贄幣以見則折簡以通戶外之屢常相屬也先生布
几榻潔觴豆威儀抑抑左右秩秩談古今雜詩史投壺擊
鼓繼日不倦至遇鄉黨姻族閒事一以身任未嘗委卸旣

任成敗如在己及遇故人若故人子扶之以危規之以義
尤加意雖其間或不能以無失要於嗜慕才賢好仗公義
本懷無負也申酉之際鄉邦盜起焚劫無虛日越數年間
奉太君避兵刃轉徙靡寧常鬱鬱不自得歎曰壯志莫售
高堂安所慰悅無何卒於旅次祥往哭之太君撫而哭曰
予見子也沒子不及見予也沒天乎乃止哭勸慰太君曰
予視茫茫而聽充充且死矣夫又三四年盜稍息諸孫奉
太君歸卒於家歲在壬兆旅食海澨溽暑爲疾慨逝年之
莫追傷老成之盡謝援筆遂書若其諸軼節具載如狀茲
不贅

先世遺事

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簀之時祥猶從羣
兒戲既聞先子歸忻然反室自謂從大人所揖誦書屬對
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廚見老婢泣私問故對曰相公亡
矣駭之寢見家人羣聚而號然後疑先子亡也自此哭泣
先大父撫祥曰天平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然後乃信
先子之亡自此哭仆地嗚呼人至父死而猶不知也他尚
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誨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
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友之事罔不有教教罔不有淚
是以成童以往至於弱冠貧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

也年二十先大父棄世閱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禍
變大作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
日忘先教也然求能繼先人之志則亦何有今終喪者又
三載於茲矣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至於不肖以
大殞先德則罪孰大於此用是憶先大父先慈之言語行
事或得之親授或得之傳聞書之於簡兢兢遵守庶遺教
日聞猶之侍先人以無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
謹述

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
萬歷戊午先大人應試省闈發榜之前一日與從叔二人

往天竺寺諸人以爲禱科名也一叔前聽之蓋禱大父壽
云今年掃墓時叔言及此叔祖曰汝父天性至孝平時順
志無論卽讀書應舉念念只在顯親壬子八月亦以鄉試
在省聞母病卽束裝歸或曰試期且至病猶無恙何不終
場持不可急歸侍會母病日甚尋故哀不欲生者三年乙
卯服終就試至前所寓室泣然曰念昔年聞病急歸之事
慘容如喪居者又周月不已也

祥襁褓時三叔祖嘗坐置懷中飲以酒及醉而嬉叔祖觀
以爲樂先大人見之每曰酒易縱慾勿使飲慣後不能止
也聞之叔祖云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於孫先生大

人語先生曰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孫先生名台衡四叔冠宴客祥亦往飲既醉撻一婢穿屐獨行南田時天陰雨且晦不能歸俄鄰人有持火過者大呼之鄰人駭負之歸先大人撻之號於母母復撻曰已就先生讀書矣尙容爾如此縱恣乎自此不許陪客此祥七歲時也嗚呼痛哉今日欲得一杖之加其可得乎痛哉痛哉

萬厯己未水溢先君子已沒矣家有貯米人情震懼鄰之家欲奪先人產乃故高其價直以誘前之售主因使其求益價而陽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也價益

則米且盡不益則產歸於彼矣寧失米而已產不可失也
乃盡發其米如所議而去是年米價日貴先孺人艱難支
給產得無恙山陰劉先生祭田記曰是皆紡績之餘也登
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茲粢盛醴羞也滴滴皆啼烏血
也子孫念之

祥家先業素薄比先君喪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脩之
費皆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先生
何以供膳乎計所紡木棉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一斤雞
既鳴矣其勞苦如此

家失雞婢得之鄰家已係之死矣婢以告先慈曰嘻令人

共知媼豈不大羞耶乃再與之粟且慰之曰婆子勿爲念
我家婢不曉事耳次日其子慚而怨其母是戊辰秋之事
也

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溫者不許曰一濯
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先慈嘗戒曰不義之財雖得不富惟勞苦而得者久長卽
義者亦如此也汝父存日常與我將今比驗終無萬一不
驗之理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海寧後學陳敬璋輯

弔祭告文

告先師文

歲維壬辰十月朔越二十有四日桐鄉門生張履祥以海
寧門生陳確海鹽門生吳蕃之約求遺書遺像將奉之以
歸謹修雞黍之奠致告於大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
史先師念臺劉夫子之靈而以亡友孝廉祝生淵文學王
生毓著朱生昌祚周生敬可配食爲文以告曰嗚呼天下
治亂人心爲之也人心易失而難存故天下少治而多亂

豪傑有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救之然未有學術不端而人心能正者也本朝至隆萬以後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卑者冥冥於富貴利達既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盡於李贄袁黃猖狂無忌之說學術於是乎大裂東林諸君子救之以紫陽之學卒不能大正於天下則以胥溺之久未可以歲月變而一時學者又或不免於抱薪之拯是以卒與天下相尋於禍敗而天啟崇禎之間搢紳之賢者猶能以名節自愛則亦莫非倡學之功也先生起而立誠以爲教本之人極以一其趨原之慎獨以密其課操之靜存動察以深其養辨之闡然的然以要其歸而復敦

之以踐履閑之以名節使高明之士旣得與聞乎至道而
謹厚者亦得循循於繩墨之守蓋世儒之爲教也好言本
體而先生獨言工夫多選辭辨而先生率以躬行崇尚玄
虛而先生示以平實先立同異而先生一以和平其言心
也或以爲無善無惡先生以爲有善無惡其言性也或以
爲形氣未屬先生以爲不離形氣此皆有功聖門而先儒
所爲一揆者也是以親先生之教者莫不深有感發而聞
先生之風者亦莫不有所興起至於中原陸沈邦國殄喪
以身徇道者所在而有攷其人則亦無非先生教化之所
及已足以徵學術之嚮端而人心不至於終溺也履祥游

先生之門爲日雖淺而辱先生之造爲德甚深嘗以無文
猶興之意相勉自惟拜違先生八年有餘矣碌碌亂流之
中困頓頽放實無異於凡民尊聞行知之訓未能仰副萬
一其虛負先生罪已莫贖幽冥中宜必棄而絕之然猶尙
賴此心之良時發見於日用動靜不敢自卽邪慝以遺玷
於門屏之末是則所爲兢兢自矢自厲死而後已者也先
生其或明鑒之嗚呼尙饗

弔祝開美文

歲維壬辰八月庚子朔越二十有五日甲子同學弟桐鄉
張履祥謹致弔於大明故孝廉開美祝兄之靈曰嗚呼正

氣云沒孰矯直兮大道既微孰扶翼

原校一作據

兮寥寥數世

時明熄兮悠悠四海將奚極兮於維會稽劉子挺兮崛起
東南狂瀾逆兮二儀寥廓剛大塞兮羣族虛誕躬行式兮
直道事人三黜安兮正誼格君九死甘兮帝怒不回朋小
助兮時則賢兄慷慨疏兮聲動殿陛四國譽兮羣宵益怒
披根索兮罪不可測履坦若兮於維夫子卷道歸兮吳越
人士躡屣依兮興古小學皋比肄兮嚮晦宴息褰裳避兮
時則賢兄朝莫侍兮晰精別微十疑質兮湖海志氣斂於
密兮同學瞠喟乘駿駢兮謂子在東道則西兮曾未一載
九廟淪兮滔滔江漢南國津兮於維夫子討賊急兮時艱

痛

原校一作慟

哭懦夫立兮陰翳乍開眾正集兮廷論謂宜臺

端汲兮時則賢兄衣冠焚兮葛巾野服臥白雲兮皇天不
佑君臣燕兮酣舞師師日忘倦兮姦邪朋興貨賄親兮忠
言讜論棄若塵兮格人既空邦國瘁兮動地北風胡馬恣
兮三百舊都忽焉棄兮於維夫子綱常奠兮從容致命匪
歆羨兮戢山嶷嶷首陽均兮時則賢兄適求仁兮斯文既
喪徇以身兮生也有爲死有故兮明明日星視百祚兮嗚
呼曷悲大曜茹晦黃昏徂兮魍魎羣嘯號雄狐兮鼠侶竊
食游於廚兮兄則乘箕子負塗兮嗚呼曷悲岡陵峯摧川
原夷兮蒿萊叢紛荆棘蕤兮予懷周道阻以歧兮譬木則

曲離繩墨兮彼驚將汎失機勒兮瞽獨斯行瞶南北兮若
拙稽猶昧挂劫兮凡民有情哀樂稱兮溯言夙昔交未定
兮落落一方意各勝兮靈鷲之間義相證兮蹤轍嗣疏心
實應兮繼繼吳閩言以贈兮志薄龍門眇滄海兮維稽有
蘭期共采兮結以爲佩厥樂盈兮相彼好鳥喈其聲兮悵
望遙哀不可傾兮抑思假息涕泗并兮

璋案通篇兮字一本俱作只

吳氏復本曰此篇濃郁華贍非先生本色大儒之文無
所不可

弔王玄趾文

嗚呼兄豈欲爲節義之士者哉值時之窮不獲已而以節

義著然卽是而言兄可謂得遂其志矣世之人士誦聖賢之書游庠序之地於義豈無所見徒以一旦濡忍瞻顧徘徊不能自決以至歲月浸久失其生平蓋不少也若兄從容致命濯纓柳橋豈非勇於取義卓然不回者乎昔予嘗交於兄愧不能知兄沒而慕兄之所爲然猶可慰以爲相得夫深也今兄之大節旣日星並炳矣而予困於流俗頽如無興起之志在我不能不曰生不如死使人不能不曰死賢於生是則所爲深悲而凡未死之日不敢不懼不敢不勉者也越山蒼蒼越水洋洋逝者不作思心旁皇

弔呂亮公文

嗚呼亮公河山灑血綱常信舌談笑蹈刃而志不折非由
天植之性獨得其厚何以死生之際不喪其節嗟乎士固
有死處死爲難慨正氣之不立人匪石其如磐值大命之
傾汎譬百草之遇寒未嚴霜之數至已並時而摧殘彼蒼
蔚之名彥肆顯重其如山竊聲稱於平世旣府隱而藏姦
識羞恥之何事亦君國之非關苟榮祿之不失又安顧夫
舊顏固宜儒生忼慨奮國士之烈而以屬夫冥頑予獨悲
人物之欲盡而臨風其潛潛

弔唐鄰哉文

嗚呼交於兄有年矣未嘗登兄之堂今登兄之堂而哭兄

也已四月之後不亦悲哉予故謫拙不足自列於當世然世之君子或不予棄過而論交也亦遂樂交於世之君子始固各有四方之志而今已矣喪亂以來無歲不哭朋友恒一二人多者三四人乃忽不意復及於兄也自兄之沒予固甚悲抑甚悔也數載之間兄之於予也情爲加切而予之於兄跡殊落落徒以兄年方盛予亦壯夫白首之要爲樂未已何知生死之隔近在年歲乎然則向之所謂落者負兄爲甚深而後之悲兄爲彌久也比見朋友之繼沒也時以爲疑豈天誠不祐善讀易至剝而後知賢者不得厚其福命也固也兄之事親也懇然於兄弟也油然而

接物也溫乎若容其處己也欲乎若不足其爲義也蹶乎
若有所弗及中心盎然與表爲一豈非今之所稱賢於人
者邪其遽及此也人之悲兄者未貴而疾未老而終福命
之不得其厚也竊以窮達修短何常惟天之授窮而皎皎
達而腥腥修以辱短以光凡民之生不如死之眾矣何足
爲兄之悲所足爲兄悲者有子在腹有親在堂生平執友
一旦瞻望素幃相與涕泗而旁皇嗚呼哀哉

弔李石友文

嗚呼生死命也所以生死非命也生不失義死不失義斯
命之正而君子所爲皇皇而求也乙酉夏予逃亂荻蘆中

兄行事不得聞死不得赴越今宿草已再平日交游死亡
散落見者不足十一二又足不踰阜林而東卒不詳兄死
事本末據所得道路之傳則固非疾而死無惑也先是一
載燕京淪沒兄寓書予曰賊變非常痛心疾首吾輩豪管
腐儒雖生負血性無力殺賊以報明主宵旦思之或號或
泣然則兄之死也固其志之素定其不欲生今之世而皇
皇以求義又無惑也可謂非命之正乎予懦不立事不能
死歷生之艱難處白日如永夜聞雞豕如豺虎未嘗不歎
兄死之樂其視世人紛紛藉藉猶求所謂名猶求所謂利
得則囂然以喜不得戚然以悲豈不自謂海內知名之士

向同連袂接軫揚令問於當世竟不復顧惜一旦視名義
若塵土使兄不死將不忍見將不忍聞則不如死將不免
見之聞之馳逐之輩或更以勸兄使喜其所喜戚其所戚
則益不如死又未嘗不歎兄死之潔也兄之言曰古讀書
人有戮力王事有高蹈全身志則不同道高則一嗟嗟蓋
棺論乃定兄之身前譽兄者多人毀兄者亦多人譽者謂
兄人倫之鑒毀者謂兄盜虛之雄至於今毀兄者其行事
可見譽兄者其行事可見敢謂皆不復顧惜皆視名義若
塵土然若此者已眾矣以視兄昔之所言與今之死且何
如乎是則毀者固未知兄卽譽者亦未知兄也獨惜兄求

友四方既十餘年親賢人亦不遠不肖人式文人亦不遺
獨行人雖以予之迂疏時違俗論相與引重其意豈無以
爲而竟無所成以死斯或事有不可以人勝成不成無足
爲論凡有心悼世者何能不顧念彫隕爲之唏噓流涕也
語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距兄死日三寒二暑乃踵門一
慟又無以謀兄室家朋友相見皆宜唾予而予自省不難
對兄九原者兄靈昭昭固知有以鑒予之艱難也哀哉哀
哉

弔裴紹岐文

嗚呼俗流汨汨有足畏入鄙言營營有口恥及負氣矯如

避喧就寂伸豪論衡冥思參極通既耄其靡怠惟耽書與
尚德允東海之高蹈匪局藝於岐伯胡溘然之遽盡竟大
年之弗得

弔吳仁伯文

嗚呼今之爲學者寥寥矣生於吾前其志於斯者百不一
人生於吾後其志於斯者亦百不一人乃或有志於學而
惑溺於釋老頗僻於己見附影逐聲相尋而入邪慝者益
不少也至於學術本乎至醇平生言行能準於茲孜孜矻
矻老而彌篤者聞見所及誠不數人先生始自崇禎之間
日與二三友人講論程朱之學越今二十餘年切磋不舍

其自家庭以及鄉黨朋友無異指也夫爲學於衆人不爲之日辨晰於羣相咻和之中獨立而不移謙和而善下可謂篤信好古敦善弗怠君子也已祥於乙未之歲得進交於先生私心竊幸兄事之友更得一人猶恨百里之隔請益殊希何圖一旦遂復喪失嗚呼死生蚤莫亦理之常先生生於天地庶表裏而無疵而予不能已於悲者在己之失益友而後學之無師資哀哉哀哉

弔呂康侯文

嗚呼先生金行挺秀澤國鍾英高懷勁氣介性直情松筠節抗竹箭心銘誼不苟合靡合不誠信不苟諾無諾不誣

見利弗顧臨危弗更大義必奮細行必矜意所不可千夫
莫爭力所能振萬斛毛輕耿耿國士矯矯干城哀今之日
志難與明遺俗特立晦跡藏聲和光假寐中夜以興涵俗
豈屑浩然遠征五嶽尙子下簾君平脫屣七尺維繫天經
尙慕往傑桐江之貞陟降西臺庶其得朋某等懦夫淪落
罕成負薪於野通求耦耕大道未覩深綆曷勝空悲老去
歲月遷形跂望遙返握手班荆何圖計至健者遽零同人
悲悼涕泗交并矧誼至篤執友父兄如新白首素心各傾
幽明不隔夢越西陵閱諸小子音旨夙承授經諄復儼然
在庭相率羅拜清醴尊盈先生來格翳翳雲停

弔吳忠節公文

嗚呼崇禎之間先生之名朝陽鳴鸞崇禎之末先生之節
巨河喬嶽固致身之義若非君子所難爲然世之有先生
之名者不能皆有先生之節者也蓋其立身本末固無足
述當夫國家無事廣交游揚譽望以翱翔日月之下止以
營私自植爲計及夫禍變猝至又安能以素非意計之所
及者而從容出之哉是以屈首回面以苟一日之全而不
暇顧夫惟在致死之誼至於所欲旣得則又揚揚闕里造
爲曲說以流播於鄙夫小人之口耳以自解釋其通天之
罪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義與廉恥之防者比比也觀先生

之大節攷先生之生平可以渥然而汗浹矣向使當日搢紳之徒平時皆能名節自厲爲國遠謀不幸有事各懷舍生取義之心而無苟且污辱以爲脫禍自保之策亦何至以亂亡遺其君父中原盡爲塗炭如今日哉小子某伏處田畝素無譽聞以遇知當世又竊以藉名公卿聲稱自達爲羞恥是以雖與先生之仲子游而未嘗握衣趨隅以質其末學泊乎率土號天之日聞計起立方以冒干戈棄墳墓爲懼不能奔走數十里叩几筵而致弔焉然今拜瞻祠宇仰止羽儀思百世之下猶將維三綱於不墜激頑鈍之肺腸而況並世接壤慟哭淪亡張皇野澤能不肅乎其志

而裂乎其衷

弔吳仲木文

丙申正月之晦同學教弟張履祥哭亡友吳子仲木於鹽
城旣歸悲不能已復述其意而爲之辭曰嗚呼年來哭友
淚幾枯矣不意又及我仲木也仲冬一見遂爲永訣耶聞
計而來弗及見君矣讀君之遺言痛哉志在後叙行在三
儀學問之志至死不息屬纊之前日猶勤勤索予書也念
予一載之間以君之喪以君之病不忍盡言於君者皆爲
負君深矣自夫率土淪胥師友道絕辰之歲與君約爲山
陰之行假道海上遂篤道義交私心竊幸切磋之益資君

不淺如何一旦失此畏友嗚呼君之齒少於予君之力行
過於予猶且中道身沒所志不究長於君者學問之日寧
有幾耶君之子長者八齡正若先君子之棄予孤也君之
昆弟賢繼君志行宜無後憂予也未有子嗣先入後死之
日惡知其有耶否耶縱有之其果能勝衣而拜弔者耶是
則予之哀君尋復自哀也嗚呼仲木不久存者形久存者
心也予哭君歸矣塗中繹思所哀屬君之從子於君朝夕
之家莫述予言以告君君其鑒諸嗚呼哀哉

弔吳哀仲文

嗚呼哀仲託志千古而年不逮三旬將修百行而力盡於

哭親豈不痛哉慨斯文之淪喪世久絕兮問津紛歧塗之
日闢瞻周道之莽莽哀予生之叢詬荏弗克於自新冀觀
摩於畏友庶舊惡之有悛惟內交之伊始在歲行之壬辰
樂邂逅之適願蓋貌莊而氣醇擅英華其斂棄蚤抗節於
松筠旣細行兮罔怠益勉勉於大倫君殷勤而篤下予徑
直而懷真間睽離於時月輒芻詢於諄諄惟五旬之朝夕
祇闕逢之暮春悵良會之弗永繼書問之來頻期結室於
山皋相攜手而歌陶挾羣汚以滌圃亦往復而披榛忽終
天其云邁歎予懷之未申恨有萬其靡極日哀哀而泣早
乃扶杖兮不起卻搯米於昏晨予拭涕而喻慰有蓼莪之

先民振山谷其一慟感載路之沾巾旋危辭以進勗伊大

孝之守身胡踰年而彌憊竟二仲之齊仁

先是仲木居母喪哀痛踰禮卒

於喪次哀仲喪母未踰年而卒

情蒼天兮安忍不假年於斯人果修短之

有分抑吾道之宜屯望前馭兮既邈又繼軌之曳輪顧同

人於郊野曾應志之幾鄰賊計至而然疑適予生之邁迤

時子女死非其命辱身訟庭

慙顛沛於一載情弗堪兮重陳徒怨歎於

不蚤速隕化而形泯乃徘徊於中路屢書空而自呻咎既

往兮弗逮行蠲濁於海濱希初服兮可返日就暮而重紉

靈昭昭以鑑余固生死之維均矢無負於夙昔黽餘年以

自珍哀哉哀哉

祭張言雅文

嗚呼予幼不獲承先君子訓世衰學廢鄉無典型沈淪俗
學垂二十年天誘其衷稍知省悟用是屏棄舊聞進求古
人之學然孤獨無與習見牽之至艱難踣頓以庶幾一得
譬松柏欲興而蓬蒿葛藟皆得虐其條槩也是以凡遇來
學之士輒不以無聞爲恥亟亟述以古之所云而於鄉黨
特甚乃世益衰學益廢子弟之所是父兄以爲非父兄之
所崇子弟以爲過父兄子弟皆不以爲非又或限於資之
所稟狃於習之所深語以科舉之業而信且從者十猶五
六至語以古人之所爲學而信且從者十無二三矣此予

徒抱耿耿與斯人游而卒鬱鬱莫以告也自歲丙戌子之親不以予爲非進鄉之諸友與子從事予予觀子入世未深而資又足以爲學其於予言雖不能盡從從違者半志雖未能盡出於古而古終勝今越月告予曰始聞先生言而疑見先生行而疑今聞世人之言而駭見世人之行而哀予曰勉之事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病二也聚散三也今與諸君居亂世不死且無疾不東西南北願無虛此游也於是有惜日倡和之作有勸善規過之條惟子也畏往來之雜則書陽明客座之箴畏俗學之移則揭紫陽白鹿之規予言士節不立由於知勢利而不知名義懲今

之弊宜讀東漢之書生於東南地不嫻弓馬天不授膂力
適得逢世會宜文臣致主於唐學陸宣公於宋學李忠定
公文皇帝命集性理全書靖難之後人才淹鄙所集雖不
足成所命聖學梯航亦在於斯考亭夫子不得行其撥亂
反正之志於南宋之日春秋大義寓諸綱目讀諸書學問
之大端具矣惟子也予言脫於口輒求其書觀玩之子與
予游喪亂之日予是而不非予是是而非非予言善不惡
子善善而惡惡予嘗勉子慎以避患默以保身而子遂有
招隱之賦人或告予言雅某言也過某行也過予荅之曰
言雅年幾何弱冠也異時學益進宜其無是退而以過告

子必引咎問曰以奚故予曰子誠過也無自解則笑而受未嘗拒於色去年春予謝諸子至語溪寓書予曰先生常言三不可知於今驗其一矣斯語也予聞而悲之由是越月必歸歸必與諸子聚聚必於子之家嗚呼子徒以予去數十里而歎聚散之不常惡知遂繼之以疾病遂繼之以死生乎使予不至語溪詩書朋友與子朝夕或無疾病疾病藥石孔良或不死卽死死者可以無悔生者可以無憾今也子之疾可以不死而竟死子與子同學四五人者登子之堂七尺之棺纍然而殯諸五旬之親頽然而拜諸十五之婦摧然而哭諸子亦何能以無悔而予亦何能以無

憾乎雖從予游者鄉黨之士猶自有人以其文學非無過
子如子之志進而三十四必能卓乎有見令聞高矩爲
後者師亦惡知廢之不由而興衰之不從而盛乎嗚呼已
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生者猶可相成死者不可復作爰
述所哀呼子之靈而告之同學諸友亦各有述也子其聞
之哀哉

祭錢字虎文

維丁亥歲之十月戊辰朔越三日庚午同盟兄張履祥謹
以絮酒炙雞致奠於故文學字虎道弟錢君之靈曰嗚呼
朋友死喪何人不痛至於憂樂之共志義之合而又少壯

與同中道相失也爲痛彌甚予年三十有七君不及者三載計爲朋友已二十有二年其間聚散離合唱和悲歡所與越春秋數晨夕者不可勝憶歲己卯君以母之喪奔自錢唐其冬卜葬於白石之原艱難經紀惟予與君其後三載讀書武林山中酌清泉涉高阜徘徊登眺於兩峰二隄之間亦惟予與君旣而予以王父之禍討賊未能求死未可乃蒼皇修墓惟君與予寒霜草土甲申之春問學於會稽夫子進請於堂退筆之冊相與戒勉尊所聞行所知亦惟君與予江山關路往者予友顏兄士鳳君亦友之士鳳沒而君哭之哀且謂予曰鄉黨之友不復有斯人矣繼予

與君俱友祝兄開美開美之計至予寓書君曰吾道益孤
君曰死可矣一二年來邦國淪胥中原塗炭君時痛哭髮
已短而心徒長君之先世孝友長者爲憂後人不武其前
嘗爲予言變者其世不變者其家薄者其俗不薄者其心
吾懼子弟之漸濡於佻越也嗚呼豈知今日君之子一旦
無父鄉黨之友復無君朋友之有志於學者復謂摧折搖
落不愆遺一二人也君疾旣革而予至君死旣殮而予歸
君之藥石予視之君之手足予覆之君死有日矣猶若弗
信也見人畏其問及君也嗚呼自君之疾洎君之死宗族
懷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所知懷愴謂其人不可以死也

鄉里聞之咸謂其人不可以死也其視生爲人憎沒不爲人哀者君於蓋棺已無憾矣雖其爲學也氣質未能盡變其應事也規矩有所未周要其卓然不拔之志與夫耿然不靡之情處已不求其厚爲人不辭其難外與中符不事揜覆則固人皆信之雖有憎美不能二三其論者也嗚呼生非其世不如其死之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薄田祇具饘粥賦役正繁門戶適際其衰又鮮兄弟男子四人長未成童幼未離乳望其讀父書勝冠帶克紹前業以定室家日月方長寡嫠弱子其何以自支於不替今年予在語溪每見君輒詢士鳳諸子予自海昌歸問閨美子聞隕

其二則甚歎惋君於故人如此不忘其後也己之後人竟不遑卹君垂沒屢顧於予欲言而不能凡君之意何必言而後知哉兄弟之子猶子也朋友而兄弟豈有異是予克壽予不隕穫於貧賤知當爲君言能當爲君爲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古之人有行之者終始惟心成否惟天予爲君言如此而已嗚呼哀哉尙饗

又哭錢字虎文

嗚呼去年哭君君爲孤兒君之子復爲孤兒今年哭君君之室爲寡婦君之女復爲寡婦爲寡婦者矢死自堅猶可云命之弗穀爲孤兒者君骨未寒已爲族人所魚肉人間

之痛孰過於斯

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天生萬物以養斯民自非聖人作爲飲食飢渴之害未及
乃心先及口腹何以遂生何以報死永言厥德爰學古之
人明醴香粢虔肅以薦

禱雨文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宜賦役繁急
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橫離非罪死亡無算愁慘
怨毒上千天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人善良
爲多逃兵刃事田作旣苦於貪墨又屈於強暴征輸外迫

衣食內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尤絕依賴若降凶災是僅存善良復蒙大虐也天心仁愛宜爲惻然爰率眾哀籲願賜膏雨以渥時耕寧匪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蓋罔弗聞知

仲丁告先師孟子文

夫子之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祥也小人敢附斯義徒以貧窮志將求食是以授書二十餘年子弟數輩未有鄉黨自好之士今既愧恥力惟自新以茲之歲兩月治農兩月求友其諸餘暇閉戶發書擴其善端閑其邪慝庶幾有造入孝出弟通功易事免於素餐其以是心至雖疏且幼不

敢不告以夫子之言示以夫子之行勉之成德以俟後賢
其有懷利挾欺弗式六行違於五常雖在門牆不敢不遠
未能鳴鼓之攻抑云不屑之教明德於昭鑑茲幽隱

哀辭

孫子度哀辭

并序

予旅語溪四載自丁亥始故人惟子度心志猶昔子度數
過予予亦數至郭外訪之每步自西郊人咸知爲子度往
也一戶自扁松杉出垣子度嘯吟其中如經歲無人跡者
然四方之履時時至縱論今昔各究中懷斗大而外若不
復有覆載也子度氣豪邁弗堪摧折少壯奮筆文詞聲譽

貫耳言古少可多否言今多退少進伸眉開膽希足其意
申酉之歲感憤伏闕獻書幾千言其視天下事靡不可爲
究之人亡邦殄波逝湯湯機會莫乘窮愁塞臆爲遡平生
已無一如志者雖復寄慟哭於詩歌起陵谷於筆墨或徘徊
中野混農夫之樸蚩寂寞空扉託緇流之誕詭朋侶載
其浮沈編牘忽焉播棄均弗足以解其鬱陶蘊結之氣矣
子度病初作予問出弔友諸文示之揮涕言曰轉覺生堪
惜安知國有人志念昭已然卒以是淹連二載而卒聞而
痛之爲辭二章以寄予哀

履芬按文作二章而辭只一韵到底俟考

帝京塵汨兮逝矣先民蕩蕩神州兮奚所容身日星閟曜

兮野顧無人狙魁夸智兮嫫旅高猜言不可入兮情不可與
親幽幽獨息兮惡識冬春韞璞重壤兮造物斯珍虛堂徙
倚兮涕淚爲新庭梧如昔兮爾主子賓吁嗟邁生兮夫獨
匪辰陰陽自古兮周運如輪衰榮通塞兮億不能均付之
無心兮浩浩鴻鈞維彼賢達兮道有屈伸乘晦景戢兮齊
乎蠶鱗內昭聞息兮何愁隱淪在昔成言兮孰與重陳悔
予弗逮兮紛淚盈巾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終